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53



23
2378

諸儒學案卷一百九

與軒學案

天津徐世昌

與軒新著明算學伯尤精理者儒宗曠代一遇其於公乎
則宜二科自成一派之旨與夫並列其義理者何
氏之說者宗何故陳也述與軒學案

孔先生廣森

孔廣森字鳳傳一字鶴齋號與軒孔子六十八代孫其封爵
公孫卿之孫父楚汾戶部主事有問於詩兄廣林字靈伯長於
三經專研鄭學兼通諸經有見於古者有周禮雖創俱謂
測禮之冠禮經古因服者用焉補給解籍明堂通考書
生範陸希聲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歸隱自一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53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

天津徐世昌

聃軒學案

聃軒研經明算聲韻尤精聖裔儒宗曠代一遇其於公羊
別立三科自成一家之言與武進莊氏劉氏諸家墨守何
氏之說者宗旨故殊也述聃軒學案

孔先生廣森

孔廣森字眾仲一字搗約號聃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
公傳鐸之孫父繼汾戶部主事有聞於時兄廣林字叢伯長於
三禮專研鄭學輯通德遺書所見錄自著有周禮臆測儀禮臆
測儀禮士冠禮箋吉凶服名用篇禘祫觴解篇明堂臆諸書先
生乾隆辛卯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

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
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先
生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著春秋公
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
凡漢晉以來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
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
爲公羊疚疾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不無承訛率臆
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
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數事詳見自序中謂春
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
日日王法者一日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曰親三
曰賢此三科九旨與何氏文諡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者斯爲絕異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
一家之言先生於音韻之學獨具神悟嘗謂幸生於陳季立顧
寧人之後旣已辨去叶音之惑而識所指歸又有段氏六書音
均表藉得折衷諸家卽唐韻以爲抵指毛詩以爲正所著詩聲
類十二卷分例一卷推偏旁以諧眾聲其字之同一偏旁而唐
韻誤在他部竝爲釐正分古音爲陽聲九部陰聲九部於對轉
之故方音之殊疏通證明略無疑滯其後爲古音之學者分部
雖各不同而於先生偏旁條貫莫能越焉又著有大戴禮記補
注十三卷序錄一卷禮學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
術內外篇六卷駢儷文三卷

參阮元撰傳 阮元撰春秋公羊
通義序 阮元小滄浪筆談 孫

星衍撰駢儷文
序 詩聲類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譏二日貶三日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日親三日賢此三科九旨旣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唯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

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郤非天子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

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王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寔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以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旣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況乃公羊穀梁左邱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尙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皆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

者因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謬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已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讀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以其書多古文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此傳牴牾而一字予奪必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相之才徧優爲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必

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爲經詞以意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啖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詰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

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

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豐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仲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于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尙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嘽嘽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据事直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

時月日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載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罰抑揚進退要皆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据記事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日繁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恆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

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訪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鄒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

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嘗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殺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諉弑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又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末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

信學案卷一百九
今古之極愍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于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蚤已放流之歟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于鄆貶翬于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

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賈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寔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句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

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邾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肝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于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意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讐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

夫卽不得薄其恩義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相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彈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侯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

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于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意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

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晉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旣竭不知所裁

大戴禮記補注序錄

昔甘讒宅鼎天秩旣敘淹中發簡古經亦出后倉曲臺文成數萬則有信都太傅戴德延君與其兄子戴聖次君皆著錄牒親金章句二戴禮記由是興焉赤兌之世大小竝業黃序以降顯晦斯判大戴全篇八十有五今所存見劣及四十文句譌互卷帙散亡因未列於校官亦罔聞於傳述唯北周僕射范陽公盧辯景宣始爲之注起漢氏之墜學紹涿郡之家緒矣但經記綿褊詞旨簡略大義雖舉微言仍隱廣森不揣淺聞輒爲補注更釐亥虎參證卯穀敢希後鄭足申裨于毛義庶比小劉兼規正于杜失其第一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二凡五卷舊注旣逸稍以己意備其訓詁云爾

王言第三十九

舊本題爲主言篇中王字凡十九見皆誤作主唯第十六字不誤今據以改正古者主之稱亞於君故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鄭君坊記注曰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避諸侯也然左傳云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是周末已有以主爲王侯之通稱者但此篇至於霸王亦作霸主其誤明耳王肅家語取此卽名王言篇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文同荀子哀公篇五義荀子作五儀此義字正當讀儀鄭司農周官解詁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文同小戴記哀公問

禮三本第四十二

文同荀子禮論史記禮書取此

右第一卷

禮察第四十六

言人君審察取舍之事故以禮察名篇首章文同經解自凡人之知以下取賈誼論時政疏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

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稱夏小正今其遺篇上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稊秀之候蟲羽飛伏之時旁及冠昏祭薦耕穫蠶桑之節先王所以敬授人時與明堂月令實表裏焉漢世諸經解詁皆與本書別行故熹平石經春秋傳不載經文小正亦別有全經此特其傳耳傳或一事分釋或兩言兼訓後人復就此篇分別經傳失其真矣記本

文頗脫誤世單行夏小正非一家唯宋山陰傅崧卿所定者尤多可取云

右第二卷

保傳第四十八

取賈子書保傳傳職容經胎教四篇其保傳一篇漢書誼傳有之

右第三卷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以下十篇竝取曾子書漢藝文志儒家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八篇亡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祭義有其文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右第四卷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制言者法言也篇大故分爲三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右第五卷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宋王應麟有注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右第六卷

五帝德第六十二

太史公曰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謂此篇及下帝繫篇也五帝本紀三代世表多依此爲之

帝繫第六十三

周官瞽矇世奠繫故書爲帝繫杜子春云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並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敎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然則帝繫者先王所藏諸冊府以爲勸戒此篇猶古史之遺乎

勸學第六十四

文與荀子勸學同珠玉一章見管子侈靡篇問水一章見荀子宥坐篇說苑亦有之

右第七卷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許叔重五經異義說明堂之制引禮戴說盛德記卽此篇也未知何時析明堂別爲一篇故以後篇第錯易乃有兩七十四今仍合之以復古本

右第八卷

千乘第六十七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蓋千乘

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是也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高帝紀注臣瓚引三朝記蚩尤庶人之貪者師古曰出用兵篇非三朝記也以別錄證之小顏說誤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右第九卷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文同逸周書官人篇舊本云官人一作觀人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漢藝文志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當作十七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按戴記遷廟釁廟公冠投壺奔喪諸篇卽其遺也鄭君禮注每引烝嘗禮禘於太廟禮朝貢禮巡守禮中霤禮王居明禮堂皆古經之逸篇惜今不存焉

右第十卷

小辨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少閒第七十六

以上三篇當次文王官人之前使三朝記相屬

右第十一卷

朝事第七十七

此篇多錄周官典命行人司儀諸職中有覲義聘義諸侯相朝義則儀禮之傳也其聘義與小戴記同

投壺第七十八

與小戴記投壺篇文互相備末附射事一章小戴無之舊說戴聖刪戴德之書爲今禮記故大戴缺篇並是小戴所取然哀公問大孝聘義投壺之等已見小戴者是書猶存斯言不然矣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文今記無祭法篇似又後人以其重出小戴而去之者

東遷戴震曰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爲四十九篇今考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第劉向列之別錄卽與今不殊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祕書橋仁親受業小戴之門亦成帝時爲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闕篇以爲卽小戴所錄

而尙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

右第十二卷

公冠第七十九

冠義曰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則周公制禮時固有公冠禮矣此篇亦古經之遺也經唯言公冠與士異者餘皆大同可推而知故其儀略焉末有昭帝冠頌及郊祀祝辭則漢世述禮者所附耳篇題舊作公符字誤

本命第八十

說苑辯物篇小戴喪服四制文有與此同者

易本命第八十一

淮南子墜形訓取此

右第十三卷

錄曰大戴禮記八十五篇第三十八以上今亡中間又缺四十
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凡存三十
九篇爲十三卷如右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著錄亦十三卷然
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尙有王度記辨名記禘于太廟諸篇見曲禮及
詩魏風儀禮豈今本較唐時舊本卷雖同而篇或逸與鄭君喪
服注云神不歆非族檀弓注云吉筭無首素總郊特牲注云庭
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疏者竝以爲大戴禮文又
詩雲漢正義引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
去兔四穀不升去圉獸五穀不升祭不備牲樂記正義引文王
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士冠禮疏引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喪服疏
引大功以上唯唯小功以下額額然士喪禮疏引大夫於君命
升聽命降拜少宰饋食疏引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白虎通義三
正記曰天子

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據此疏似三正記亦大戴篇名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禮義
之不魯何恤人言舞賦注引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歸去來辭注
引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後漢書注引六十無妻曰鰥五十
無夫曰寡今記皆無其語則唐本信有增多於今者矣今最舊
唯宋刊本已多脫衍譌互顧尙未大離清熙乙未頴川韓元吉刻于建安郡齋者別
有元本元至正甲午海岱劉貞庭刻于嘉興路學官分上下卷無注漢魏叢書本舛謬最甚
朱本明浙江朱養純刻高安本故大學士高安朱文端公盧本前輩仁
士文昭刻者戴氏校本休寧戴吉士震在四庫全書館所校其旁見宅書者儀禮
經傳通解有九篇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踐慈湖楊氏先聖
大訓有十三篇王言五義哀公問衛將軍文臨川吳氏儀禮逸
經有五篇遷廟釁廟朝永樂大典有二十二篇大典以戴記諸
事投壺公冠下今中祕貯本已殘缺唯五義哀公問夏小正曾子立事事父
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踐阼衛將軍文子官人遷廟釁廟小

辨少閒朝事投壺公冠本

互相讎勘從其善者義有兩通則並

命易本命在所存韻中

著之

凡宋本字誤以別本校改者注云宋本譌某其誤之不顯者必識云从某本改有諸本俱誤以意正者八處云今校改別之至於盧注異字但依善本不悉標識

小戴記周禮周書管子荀子呂氏春秋

淮南子賈誼新書韓詩外傳史記漢書說苑諸籍多與是記相

出入亦並載之音義取資博驗其一字之異同片言之多少無

關意訓乃省略焉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

漢志孔子

家語二十七篇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肅橫詆鄭君自爲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

皆借證於家語大氏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奧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其爲依託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是尙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陋彌顯況以禮是鄭學無

取妄滋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詩聲類

書有六諧聲居其一焉偏傍謂之形所以讀之謂之聲聲者從其偏傍而類之者也小學文字之書以形爲經者莫善於說文以聲爲經者莫備於唐韻夫去古日遠篆降而隸隸降而楷雖形猶失其本況聲之無所準者乎今据唐韵以上求漢魏人詩歌銘頌已合者半否者半据漢魏人之文以上求三百篇又合者半否者半雖然所合與否固皆有蹤跡理綍可尋而復也唐韵二百六部蓋本於隋陸法言等數人之所定其意大率斟酌消息使通乎今不礙乎古古者讀灰近皆後世讀灰近哈切韵則廁灰于皆哈之間而兩別之古者讀庚入唐後世讀庚入耕切韵則廁庚于唐耕之間而兩別之既分古侯虞之屬爲二而

侯未敢混於尤虞未敢混於模其宅冬鍾覃談先仙蕭宵之界莫不各有意義迨唐功令以詞賦取士病其部狹律嚴一切同用而聲學始訛矣是故知蕭宵之不可併而後知古音蕭本幽之類也宵則肴豪之類也知先仙之不可併而後知古音先與真諄臻文殷魂痕爲一類仙與元寒桓刪山爲一類知覃談之不可併而後知侵覃凡爲一類談鹽添咸銜嚴自爲一類知冬鍾之不可併而後知東鍾江爲一類冬自爲一類知侯虞之不可分而後知虞與魚模兩類之辨知唐庚之不可分而後知庚與耕清青兩類之辨知灰不可離皆合哈而後知哈類於之也皆灰類於脂微齊也又知其各與支佳不相類也竊嘗基於唐韵階於漢魏躋稽於二雅三頌十五國之風而繹之而審之而條分之而類聚之久而得之有本韵有通韵有轉韵通韵聚爲

十二取其收聲之大同本韵分爲十八乃又剖析於斂侈清濁豪釐纖眇之際曰元之屬耕之屬真之屬陽之屬東之屬冬之屬侵之屬蒸之屬談之屬是爲陽聲者九曰歌之屬支之屬脂之屬魚之屬侯之屬幽之屬宵之屬之屬合之屬是爲陰聲者九此九部者各以陰陽相配而可以對轉其用韵疎者或耕與真通支與脂通蒸侵與冬通之宵與幽通然所謂通者非可全部混淆閒有數字借協而已至於入聲則自緝合等閉口音外悉當分隸自支至之七部而轉爲去聲蓋入聲創自江左非中原舊讀其在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初不知哀樂之樂當入聲也離騷曰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初不知美惡之惡當入聲也昔周捨舉天子聖哲以曉梁武帝帝雅不信用沈約作郊

居賦以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蜺句常恐筠呼霓爲倪是則江左文人尙有不知入聲者況可執以律三代之文章哉自沈氏釋詩顏氏注漢書多有合韵音某至吳才老大暢叶音之說而作韵補要其謬有三一者若慶之讀羌皮之讀婆此今音訛古音正而不得謂之叶二者古人未有平聲仄聲之名一東三鍾之目苟聲相近皆可同用而不必謂之叶三者凡字必有一定之部類豈容望文改讀漫無紀理以至行露家字二章音谷三章音公於嗟乎騶虞首章五加反次章五紘反抑重可嗤已廣森學古音幸生於陳季立顧寧人二君子之後旣已辨去叶音之惑而識所指歸近世又有段氏六書音均表出藉得折衷諸家從其美善若之止志收尤有宥之半模姥暮收麻馬禡之半歌哥箇收支紙寘之半耕耿靜收庚梗映之半昔入於陌錫入於

麥而別以其半歸於沃藥皆顧氏得之矣眞元之列爲二支脂之之列爲三幽別於宵侯別於幽而復別於魚皆段氏得之矣至乃通校東韵之偏傍使冬割其半鍾江通其半故大明雲漢諸篇雖出入于蒸侵而不嫌其汜濫分陰分陽九部之大綱轉陽轉陰五方之殊音則獨抱遺經研求豁悟於思我小怨祇自底分肆戎疾不殄等向之不可得韵者皆一以貫之無所牽強無所疑滯誠慮罕發於前聞沿疑於後進知此者稀倘昭所尤輒復旁引博驗疏通證明卽唐韵以爲柢指毛詩以爲正所因所革總而錄之竊取李登聲類之名以名是編蓋文字雖多類其偏傍不過數百而偏傍之見於詩者固已什舉八九苟不知推偏傍以諧眾聲雖徧列六經諸子之韵語而字終不能盡也故左方載詩所見字而止有信愚說者觸類而長之觀其會通

焉可也

陽聲一原類

凡韵目字古音不在本類者圍以別之

唐韵平聲元寒桓山仙

上聲阮旱緩潛產獮

去聲願翰換諫襴線

其偏傍見詩者有从泉袁亘爰采樊繁半言干叩難安晏
奴旦莧弋元丸專廿厂官山閒閑畧大延丹廛連骨虔衍
焉肩膚死展異憲束奐毋亂段曼弁羨散見燕五十四類
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唯與歌哿箇
戈果過麻馬禡部可以互收

陽聲二上丁類

辰通用

唐韵平聲耕清青

上聲耿靜迥

去聲諍勁徑

从丁賧爭生羸盈_𠂔貞壬殷正名令頃駢_𠂔开_𠂔𠂔冥平
敬鳴_𠂔二十四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
改入唯與支紙寘麥佳蟹卦錫部可以互收

陽聲二下辰類

唐韵平聲眞諄臻先文殷魂痕

上聲軫準銑吻隱混很

去聲震稕霰問焮恩恨

从玄盾辰_𠂔堃因辛臣人申頻隣眞塵巾困分身民殷旬
勻屯辜秦命先千田開天門云員焚尹熏斤堇昆菡孫殄
存軍侖艮川扁眾矜文刃隹引允显豚蠱典免丐卉疊凡

音六十六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並當改入
唯與脂旨至質術柳微尾未物迄月沒齊薺霽祭屑薛皆
駭泰怪夬黠轄灰賄隊廢曷末部可以互收

陽聲三陽類

唐韵平聲陽唐庚

上聲養蕩梗

去聲漾宕映

从易羊亡長曷昌方章商香量襄相月办向尙上倉王堂
央桑爽网兩叩光黃亢庚京羹明彭亨兵兄行邛慶丙永
競四十四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並當改入
唯與魚語御鐸模姥暮陌昔部可以互收

陽聲四東類

唐韵平聲東鍾江

上聲董腫講

去聲送用絳

从東同丰充公工豕囟从龍容用封凶邕共送雙龙十九
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並當改入唯與侯厚
候屋虞麌遇燭部可以互收

陽聲五上冬類

緦蒸通用

唐韵平聲冬

上聲腫

去聲宋

从冬眾宗中蟲戎宮農各宋十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
他部之字並當收入唯與幽黝幼尤有宥蕭篠嘯沃部可

以互收

陽聲五中綾類

唐韵平聲侵覃凡

上聲寢感范

去聲沁勘梵

从侵先林品突甚壬心今音彡三南男尤弓彘凡各占覃
乏二十二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
唯與宵小笑肴巧效豪皓号藥覺部可以互收

陽聲五下蒸類

唐韵平聲蒸登

上聲拯等

詩經未用上聲字

去聲證磴

从丞徵麥應朋久聃升朕莧興登曾人弓曹互乘十八類
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唯與之止志
職哈海代德部可以互收

陽聲六談類

唐韵平聲談鹽添咸銜嚴

上聲敢琰忝謙檻儼

去聲闕豔桺陷鑑釅

从炎甘監詹敢斬六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
竝當改入唯與緝合益葉帖洽狎業可以互收

陰聲一歌類

唐韵平聲歌戈麻

上聲哿果馬

去聲箇過禡

从可左我沙麻加皮爲吹离羅那多禾宅也瓦骨化罷二十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唯與元阮願寒旱翰桓緩換刪潛諫山產欄仙獮線部可以互收

陰聲二上支類

脂通用

唐韵平聲支佳

上聲紙蟹

去聲寘卦

轉入入聲

入聲麥錫

从支斯圭鬻卑知虎氏是此只解鮮束帝益易厄析鼻狄辟脊鬲二十四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唯與耕耿諍清靜勁青迴徑部可以互收

陰聲二下脂類

唐韵平聲脂微齊皆灰

上聲旨尾薺駭賄

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

轉入

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轄屑薛

从一二四七七夷弟韋自几氏尾犀尸厶元矢佳聶皋眷米覺微非飛幾希衣齊妻西利虫田由美兕牝死履水豈豐效毀火至位萊惠卒對未必无季聿胃尉乞隶棄聿丰戾寔戌兌歛折世萬列舌昏匈又大帶伐牝外會介冑祭拜貝退內吹喙日乙實泰匹吉栗木血出穴弗鬱月戊友毗及勿怛末最弩殺牽截桀熱徹設逸口抑妥百二十七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唯與眞軫

震諄臻準稗先銑霰文吻問殷隱焮魂混恩痕很恨可以互收

陰聲三魚類

唐韵平聲魚模

上聲語姥

去聲御暮

轉入

入聲鐸陌昔

从魚余予與旅者古車疋巨且亏庀去父瓜乎壺無圖土女烏段家巴牙夫五圉宁卸鼠黍兩午戶呂鼓股馬寡下夏吳武羽禹庶井兔舉各獲苒素亞乍昔舄夕射石罍睪壑若霍郭百白谷毛尺亦赤炙戟七十八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唯與陽養漾唐蕩宕庚梗

映部可以互收

陰聲四侯類

唐韵平聲侯虞

上聲厚麌

去聲候遇

轉入

入聲屋燭

从侯區句婁禺芻需俞父朱取豆口后後厚斗主臽侮奏菁扁具付鼻飮谷屋蜀賣設束鹿衆族美卜木玉獄辱曲足粟角豕四十七類凡此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類竝當改入唯與東董送鍾腫用江講絰部可以互收

陰聲五上幽類

宵之通用

唐韵平聲幽尤蕭

痛信亭案卷二下

轉入

腫宋

唐韻平聲宵肴豪

子

轉入

1

沁
覃

轉入

喜已

已史耳子士梓采在音又舊入婦負哉司弋事異意亟塞
葡佩北戒畱直力食敕息則畋色棘或夷尋匿克黑革伏
服而六十七類凡此類諧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
入唯與蒸拯證登等澄都可以互收

陰聲六合類

合益

談之陰

緝

鹽之陰

葉帖

添之陰

業

嚴之陰

乏

延泛見梵韵當削餘字併入業韵

从合勑耳至蟄立及業邑葉走涉甲集十四類凡此類諧
聲唐韵誤在他部之字竝當改入唯與談敢闕已下十八
韵可以互收

禮學卮言

辟雍四學解

古者學有二曰鄉學曰國學國學亦有二曰大學曰小學王制
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天子諸侯同之周禮師保
之學居於虎闥則小學在國中明矣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西雍者辟雍在西郊也王制又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四學同地
言虞庠者舉一隅耳鄭君謂王國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諸侯大
學在外小學在內及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皆不然也蔡邕引易
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四學
同日而徧其近在同地可知蓋太學如明堂之制四方有堂
明堂辟雍靈臺並同東堂謂之東序一名東膠如青陽王制曰養國老
於東膠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
之席位明東序東膠異名同實序夏后氏之學也孟子夏曰校
乃夏之鄉學殷遷夏禮更以夏之國學名其鄉學矣殷國學名

晉宗周人以爲西堂

如總章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晉宗而記云祭先賢於西學非其證歟北堂謂之上

庠

如立

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禮在晉宗書在上庠於時秋爲西方冬爲北方故也庠有虞氏

之學故又名虞庠南堂成均也

如明

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

者以斯爲周學之正名殷人尙白先西方蓋以總章統四堂大

戴禮記曰成湯合諸侯制八政命於總章是也周人尙赤先南

方是以五宮首明堂五學首成均

董仲舒說成均五帝之學正見學爲明堂制有五行之室

象五帝之位今誤解爲五帝時學名失其本意

土室位中央達四方在明堂曰太室在

成均曰中學周垣亦有四門門側之室所謂塾也虎門唯教貴

遊子弟其餘學小學者蓋於學門下逮鄉之羣老皆坐左塾右

塾以教餘子後魏立四門之學猶其意焉魯效天子設四學見

於明堂位惟南學稱泮宮爲異禮諸侯軒縣春秋說諸侯軒城
並闕一面以欄於天子於樂辟雍水環其宮泮者半之東西門
以南通水而闕其北辟泮皆澤也學號澤宮取諸此也

論禘

禘大祭也祭莫大於祭天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玄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周秦儒者相承之正說鄭注因之無異
詞焉自康成學微王肅說起滋以趙匡之謬響重以宋人之迂
疏遂以禘爲祭廟非祭天又誤名圜丘之禘爲郊謂郊非祭五
帝抑何不信古之甚也彼以禘爲宗廟之祭者必引春秋禘於
太廟及逸禮之禘於太廟篇爲證然祭統云春日禘夏曰禘秋
曰嘗冬曰烝禘者特時祭之名耳國語每言禘郊之事戴記每

言嘗禘之禮嘗禘之義而禘祫無聞焉夫記之禘與嘗對舉則時祭非大祭可知也國語之禘與郊連文且先於郊則祭天非祭廟又可知也春秋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初未嘗言及於禘然則再殷祭者再禘而已緯書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亦又未經見也王制云天子犢禘祫禘祫嘗祫烝犢則專祭一廟祫則並祭五廟大禘則兼祭毀廟曷嘗別有所謂禘哉且魯嘗僭天子之禘禮樂矣魯之視文王猶周之視帝嚳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俗儒所云祭始祖之父於始祖廟者周本無是禮矣王者自天受命推所自出本之於天固無足怪況大人履敏臯鳥命降商周之興實由神感諸

儒乃疑祖之所自出乃得爲天獨非陋歟今試更舉一隅明其梗概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合烝合升也房烝胖升也毛詩大房傳曰半體之祖儀禮用牲合升有四冠之醺也昏之共牢也盥饋也喪之斂奠也而皆用特豚自餘凡成牲者則皆胖升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祭天用犢特豚之類故亦合升牛小曰犢羊小曰羔豕小曰豚若禘果爲宗廟之祭則角握之牛無不胖升者也此又南北諸儒申鄭學者之所未及也

論郊

圜丘名禘不名郊禮之以郊名者又有六焉正月上辛祈穀一也春祀蒼帝於東郊二也夏祀赤帝於南郊三也季夏祀黃帝亦於南郊四也漢禮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秋祀白帝於西郊五也

冬祀黑帝於北郊六也周人以高辛氏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故禘事上帝配以帝嚳郊事上帝配以后稷周禮冬至祀圜丘曲禮云大亨不問卜而郊特牲言郊用辛春秋之郊轉卜三正是其與禘異矣周官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然則五帝之尊與事天同而既兆於郊自亦皆謂之郊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此秋亦祭天之證也春秋經曰九月辛丑用郊此秋祭天亦稱郊之證也蓋舉其虛空之體則曰天指其生成之神則曰帝隨其時方之位則有五帝語其造化之宰則仍一天彼春之名青帝夏之名赤帝猶春之爲蒼天夏之爲昊天也令五方之帝不得爲上帝則蒼天昊天等亦非天乎秦居西垂周京在焉封禪書有吳陽武時雍東好時並周人

四郊之兆遺址灼然而王廟等橫謂郊唯一祀有五人帝無五天帝謬之甚也妄之甚也

九廟辨

殷制天子五廟無七廟周制天子七廟無九廟殷之三宗其立廟之法未詳今梅氏古文書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乃本呂覽引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而增改其文不足據也周因殷禮四廟遞遷文武功德宜百世祀特爲二祧親盡弗毀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此言爲不易矣韋玄成廟議云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漢儒近古亦無異詞喪服傳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祖公子然則諸侯之子

孫有爲天子者亦世世祖是人也不祖諸侯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武王以克殷之功歸善列祖故追而王之禮由義起武王末受命宗廟之制未及更立周公制禮當成王時太王爲高祖王季爲曾祖文王爲祖武王爲考自太王以上廟所不祭亦不追崇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仁之至也義之盡也周官隸僕掌五寢埽除糞灑之事祭祀脩寢七廟皆後有寢其祧則守祧掌之故寢止言五二祧不在七廟之外信矣周公營東都立太廟后稷宗宮文王考宮武王而無四親見周書作雒篇洛誥亦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駢牛一平王東遷因舊宮室以宗宮考宮爲二祧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別立親廟亦止於四何以明之厲王名胡其仍孫釐王復名胡齊周人以諱事神名令六廟之親未盡莊王不得以厲王之名

名其子也故知自莊王時厲廟固已毀矣且記云周旅酬六尸又未聞兼文武爲八尸也六廟不計文武劉歆始創其說新莽用之以立九廟王肅申之以難鄭君後之儒者咸以爲歸遂使王制三昭三穆之數溢而爲四荀卿有天下者事七世之文廣而爲九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五門考

周制天子五門先鄭說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更之雉門爲中門其外庫門臯門其內應門路門廣森之聞也昔太公邑於岐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周人因之以爲王者之制諸侯所不敢擬是以魯三門有庫雉無臯應九章之降爲七自上而下綱五門之降爲三自外而內減必無科取其名者也而二鄭並言臯與應不相

屬夫豈其然毛詩縣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郭門卽王城南門其門內之庭是爲外朝匠人營國前朝後市市朝皆在王宮之外凡民之出入城者得由於朝故縣法則萬民觀之詢眾庶則萬民造之嘉肺之石民之罷者窮者至之春秋左傳曰卿喪自朝奔喪禮曰哭辟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戶樞衰經何由而過乎外朝九棘之下有卿大夫治事之處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鄭注尙書云卿之私朝在國門者亦以此

舜典注卿上之私朝在國

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案左傳臯門之哲宋有王禮其國門亦得名臯門蓋皇國父爲太宰聽事於臯門外朝因以稱之東觀漢記言城臯丞印臯字四下羊顏氏家訓曰臯分澤片古書臯多爲畢故今本轉誤作澤門

臯門之內曰應門門之左右是設觀闕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春秋經書雉門及兩觀災魯之兩觀於雉知王之兩觀當於應

諸侯無臯應卽以庫門爲國門故記曰魯莊公之喪卽葬而經不入庫門

應門之

內曰庫門宗廟位其左社稷位其右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武子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內廟外觀故以出言之鄭君以爲廟在闕旁誤矣徵諸聘禮先云賓至於朝外朝也然後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闕門內也

闕門稱大門明朝在宮門之外而朝之前門卽城門審矣

然後云賓入門左入闕門

也然後云每門每曲揖及廟門是闕在外廟在內甚明

諸侯以雉門爲

闕門廟社卽在雉門內故左傳開於兩社爲公室輔說者以爲夾治朝也

庫門之內曰雉門雉之言

治也以其近治朝名之舊說康王之誥應門之內爲視治朝愚謂彼喪中變禮未忍履先王常朝故異其處耳若以爲卽常朝之位則治朝之在列者唯三公孤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僕右曷得於治朝見諸侯乎治朝在雉門之內畢門之外畢門者路

寢之南門故謂之路門路門中門也中非五門之中猶言內門云爾周官閹人掌中門之禁注以雉門當之閹人內官之屬雉門非所掌也宋儒劉敞又有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名臯應畢侯國名庫雉路之說案記王之郊也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雒亦有應門庫臺天子臺門故庫門謂之庫臺而謂天子無庫門廣森以爲不可

周禮雜義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今案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尙左神道尙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冢人墓地亦以昭穆爲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得無於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歟夫殷人上親右宗廟左社稷周人上尊右社稷左宗廟先儒之舊說也廟與社并論旣以在右者爲尊則

就廟中而論亦必以在右者爲尊此理甚明文王稱穆武王稱昭二祧並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終周之世武常先於文矣且昭主藏于武王廟穆主藏于文王廟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於父者矣愚謂父昭子穆蓋通始祖計之据其生時世次始祖爲昭始祖之子爲穆及其入廟始祖居中而始祖之子乃適以穆爲四親首故昭穆不異名而左右已異尙然經言昭穆不言穆昭者唯据父昭子穆爲正也

漢宗廟猶尙右故漢書云皇后配食于左坐衛宏說右主

八寸左主七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

律止於十二而編縣鍾磬以十六枚共一虞者蓋本於造律之始三分損益自黃鍾九寸下生林鍾六寸林鍾上生太簇八寸太簇下生南呂五寸三分強南呂上生姑洗七寸一分強姑洗下生應鍾四寸七分強應鍾上生蕤賓六寸三分強蕤賓下生

大呂四寸二分强大呂上生夷則五寸六分强夷則下生夾鍾
三寸七分半弱夾鍾上生無射五寸弱無射下生小呂三寸三
分强小呂上生幾及黃鍾之半復得黃鍾清聲而生生窮矣聖
人以所生大呂夾鍾小呂三管皆在半黃鍾以下太高則近淫
故倍而用之大呂八寸四分强夾鍾七寸半弱中呂六寸六分
强謂之三閒而仍存其未倍之本管與半黃鍾共爲四清於是
十六律立焉後世清鐘有太簇無半中呂似相沿之譌周禮夾鍾或稱圜鍾中呂皆
稱小呂据其未倍時本於諸管爲最短故仍得小呂之名据其
既倍者言之則長短居三呂之中故或謂之中呂此有義可尋
者也天神之樂金奏尙黃鍾升歌尙大呂堂下合樂則以圜鍾
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黃帝之聲也黃鍾子大
呂丑太簇寅圜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爲用者也無大呂者大呂

爲商也地示之樂金奏尙太簇升歌尙應鍾合樂則以林鍾爲
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陶唐氏之聲也黃鍾生林鍾
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爲用者也無黃
鍾者亦黃鍾爲商也宗廟所用金奏尙無射升歌尙夾鍾文舞
則有虞氏之九磬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武舞則大武經雖未詳其律然周語洽
州鳩之言可以互相備所云夷則之上宮者大呂也黃鍾之下
宮者林鍾也太簇之下宮者南呂也無射之上宮者夾鍾也所
生曰下宮所自生曰上宮蓋以大呂爲宮丑林鍾爲角未南呂
爲徵酉夾鍾爲羽卯雲門取相次咸池取相生磬取相合武取
相衝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商音不用者乃周人損益六樂
以成一代之制故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商者金聲周以木王

惡其所尅獨取宮角徵羽四音各主一律以爲均音觀於武樂羽厲宣贏四均各有其名而無射上宮以卒終謂之贏亂則大司樂之四律亦各爲一均可推矣

九筮蓋皆著卦占象之法筮更者更變也重卦有兩體自非八純皆內外相變內爲貞外爲劓更言其劓也筮咸者咸動也易爻以動者爲占有遇卦卽有之卦咸言其之也筮式者占有局位有式若壬式以月將加時太乙式以和德運計易亦有八方之局五行之位故言式也日者傳曰分筴定卦旋式正基

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以爲抱式也漢書字作式

筮目者數目也謂七八九六及六爻之數筮

易者玩三易之辭以處吉凶審悔吝也筮比者觀彼此此陰陽交錯以盡其變後世言互體伏應之屬近之筮祠者將筮有禱祠今可知者唯命辭假爾泰筮有常云

假當讀如昭格之格

筮參者參三

也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禮旅占必三人參之筮環者環之言還也一筮不決還復再筮所謂原筮也古占術散軼唯筮略具於易及左氏內外傳猶可依仿其事說之如此休寧金狀元榜曰占法載在左氏者唯六爻不變以彖占一爻變以爻占五爻變以不變爻占六爻盡變乾占用九坤占用六餘則占之卦象凡四者有占耳兩爻或四三爻變無占蒙彖曰初筮比彖曰原筮曲禮卜筮不過三則無占者宜改筮歟廣森謂二三四爻相錯休咎莫從理宜改筮唯內卦三爻全變或外卦三爻全變者可論卦而不論爻乃亦有占法晉人筮成公之歸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此其例也六爻盡變則貞劓皆動三爻變而相聚則貞劓有一動一靜二者皆筮更也周易占變唯筮更筮咸爲正法然豈必其常遇故有筮參之道鄭君所謂

三易各用占者一人遇六爻不變一爻不變者即從連山歸藏占之三易皆不可占然後再筮三筮三筮而三易無一合焉則亦龜焦之類其凶可知不必筮矣

儀禮雜義

嘗謂近世為人後者輒改其父母稱謂同於伯叔甚誤禮經降服直爲持重於大宗不貳斬耳非以伯叔父母之服服之也凡爲後所以降其本屬一等者禮有服必廢祭既主大宗之祭不可以私族之不虞頻累廢之故減其日月初不關生時稱謂今俗自同祖以及無服通稱伯叔古人則不然父之昆弟爲世父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若壹以所爲後者之服屬降其父母則爲從祖父後者即稱其父爲從祖父爲族父後者即稱其父爲族父既以從祖父族父稱之又

當以從祖父族父服之是父母有時降而功總矣其不可明矣且令親屬無支子而取後於疏屬則有不同祖以上者然經有降父母而無降祖父母可見祖父母不但生無改名亦且死無改服也

王氏寅旭降服辨曰孫爲人後爲其本生祖父母何賜女適人者爲祖父母不降爲人後者亦不降也何以不

降窮乎無可降也

小戴禮記雜義

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卯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三百步爲里計八尺之步百里凡二十四萬尺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餘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大數相符

記六十下脫三字衍二分二字

若以六

尺四寸爲步則較古步正少五分之一故注云以此計之古者

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鄭君亦致疑於此也

五經異義尙書今文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叔重據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以古尙書爲是其撰

說文解字則以肺爲木藏肝爲火藏脾爲金藏腎爲水藏心爲

土藏非從古文之說

太平御覽所引說文如此今本仍作肺金藏肝木藏脾土藏乃徐鉉妄改耳其肉部

肝脾肺三字雖已改注而心部下土藏尙存舊文遂使心脾同行而火藏獨缺徐氏竄易之跡於此可見

篇云酸主脾木鹹主肺水辛主腎金苦主肝火甘主心土又與

上數說不同

文字云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鄭氏獨取今文書說合於

素問醫疾之術然難經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

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肝者

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

樂金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

意樂火若然肝本乙木與庚合故從金肺本辛金與丙合故從

火脾本己土與甲合故從木義得相兼矣

經學卮言

易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巽經於甲庚同有先後三日之文明無他義先甲三日者甲子

甲戌甲申後甲三日者甲午甲辰甲寅也先庚後庚亦卽謂

六庚耳蠱事也君子敬其事則用日之始故六甲皆吉

此文王之辭時尙未

忌甲子

巽卦所以言庚者周易以變爲古蠱三三之巽三

大止五爻一變故巽五爻卽承蠱彖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

巽九五環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

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丁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繫辭傳

蓋問土寄王於四行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各以五上乘之
則水五火十木十五金二十合之是爲大衍五十然而五十
之著若盡用之無以成七八九六之變又必四十有九乃能
取其用此天地之至數而周髀亦法於此是故句廣三天數
也股修四地數也徑隅五參天兩地之數也三三而九四四
而十六五五而二十五兩矩之合亦五十焉句股和而方之
合於四十九句股較而方之合於虛其一聖人以句股測天
行以著卦象天道理一而已周髀不可通於大衍則句股之
數非至數也大衍不可通於周髀則大衍之數亦非至數也

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按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
梅氏古文但撫拾樂記放牛歸馬二語恐未足以當之漢律
厯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若翌日癸巳武
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
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
于周廟今逸周書世俘篇具有其語而世俘載虎二十有二
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犛七百二十有一熊百
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
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此一節頗與歸獸事
相類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但孟子所謂武成有血之流杵

世俘乃無之則又未可竟以世俘當武成耳孔壁中真古文
尚書五十七篇堯典一舜典二汨作三九共四至十二大禹
謨十三咎繇謨十四棄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
歌十八胤征十九湯誓二十湯誥二十一咸有一德二十二
典寶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般庚二
十七至二十九高宗彤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
二大誓三十三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詣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大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止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大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而強分爲三者乃滴致爲融之疑耳白角躍舟前有歌後舞等語伏生書大傳已具載之李願作尚書集注於今文太誓內多引孔安國語此乃真孔傳子國親見壁中古文者而於民間所獻太誓亦併爲作傳司馬子長從子國問古文尚書說亦取而載之周本紀未可斥其僞也牧誓
三十四武成三十五洪範三十六旅獒三十七金縢三十八

大誥三十九康誥四十酒誥四十一梓材四十二召誥四十
三洛誥四十四多士四十五無逸四十六君奭四十七多方
四十八立政四十九顧命五十康王之誥五十一畢命五十
二一云命堯誓五十三呂刑五十四文侯之命五十五秦誓五
十六序五十七其九共九篇同卷般庚三篇同卷康王之誥
與顧命同卷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
篇鄭康成曰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劉歆三統麻在建武前
故及引之師古乃以爲今文尚書之辭今文焉得有武成耶
伐商月日見於武成逸篇者固可徵信卽世俘亦姬氏之遺
文也三統麻推是年閏二月蓋歆以一月爲周正月正月二
日壬辰則四月不得有辛亥乙卯之等故置閏以足之其實
古法歸餘於終魯閏三月君子以爲非禮春秋經傳及秦漢

本紀書閏月恆在歲末斷無閏二月者也廣森受說于子竹
厂陳子以爲一月者殷之正月二月者殷之二月時猶因商
正詩大明正義曰鄭注尙書謂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既事于牧野遂改正朔以殷
三月爲四月故武成無三月丑月而往卯月而還司馬法所
謂師出不踰時者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辰在斗柄殷之正
月斗柄建丑其月朔猶接冬至之氣故日月得合辰於星紀
之末與斗柄同在丑位此一月壬辰爲丑月之證彼上文云
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則是諸侯師始發之日月在房日
在箕斗之間也故今文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見大傳言師先
發武王後發至丙午日與師相及矣世俘紀干支最詳然前
後複亂今校以太誓武成之文著譜左方庶有益于覽稽
殷一月 周二月

辛卯朔

壬辰二日

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癸巳三日

武成曰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

紂

丙午十六日

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

戊午廿八日

書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殷二月 周三月

庚申朔

癸亥四日

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甲子五日

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

商王紂

丁卯八日

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戊辰九日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

壬申十三日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至告以馘俘

辛巳廿二日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

俘

甲申廿五日

世俘曰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

俘

周四月

庚寅朔

乙未六日

世俘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

有國

庚子十一日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

荒命伐蜀

乙巳十六日

世俘曰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

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

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

以馘俘

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

三統麻日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

庚戌廿一日

武成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辛亥廿二日

武成曰翌日辛亥祀于天位

世俘曰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

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

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

壬子廿三日

世俘曰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

秉黃鉞正邦君

癸丑廿四日 世俘曰癸丑薦俘殷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
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亨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
大亨三終

甲寅廿五日 世俘曰甲寅謁戎殷于牧野謁告也祭神而告代殷于牧野
之事也 王佩赤白旗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廿六日 武成曰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此十一字据世俘增按崇禹生開似夏詩歌之名崇蓋崇伯也開即夏后啟也春秋公羊說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周所以舞夏樂者與周俱文也愚以是知武王祀馘周廟所用皆夏樂

春秋左氏傳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襄公三十二年

注曰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宣城梅氏以此

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為丁

丁丁丁或為上上上三蓋權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即

其遺像留侯發八難云請借前箸以籌之言以箸當籌時方食有兩箸復借高帝前箸得四箸每發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六丁之七丁篆文亥為𠂔其𠂔與上相似𠂔與之八丁之故用四箸而足篆文亥為𠂔其𠂔與上相似𠂔與

丁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首上二畫下置身傍則成𠂔正如

布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百次六十也但古文亥

本作𠂔與豕同意見說文解字故子夏讀晉史以三豕為己亥之

誤豕不是己亥三不是三豕史趙晉人而稱𠂔字豈其聞識之博抑亦浮

夸潤色傳或有焉

孟子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

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貞子仍似陳卿蓋順經
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集註亦
相沿而不加核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
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耶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
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
者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
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
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
師之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
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諡通左傳世本未有
稱子而配諡者別詳後卷今據稱貞子卽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
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

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而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
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
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
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
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
孔子來魯定公十四年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
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
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
觀其敘歸與之歎主遽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
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莽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

前皆居於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此可徵者也顧世家旣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弘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

莊子云孔子一南之沛見老聃計五十一歲當定公八年時尙未仕於魯容有之沛之事但南華多寓言不必據爲實蹟也

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王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

云

至作爲

爲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遽伯玉家焉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是醜之之下去衛過曹是

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適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資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旣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

世家前云蔡遷于吳後云蔡遷于州來卽是一事若將中間橫出過蒲在衛等事移著於前則於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句下直接是歲魯哀公三年句文順事從矣

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

也自六年反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恆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

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

其見衛靈公主顏犖由畏于匡畏于蒲厯曹鄭杞宋遭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二年間也爲是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

少廣正負術

少廣者所以測量物之形體推積以知羣推羣以知邊凡數之始必生於邊邊與邊乘是爲平羣邊與羣乘是爲立積羣與羣乘是爲三乘方羣與積乘是爲四乘方積與積乘是爲五乘方其廣袤相等者爲正諸乘方不等者爲從諸乘方有廣袤故有和較有和較故有正負和則以所求之邊減之較則於所求之邊加之得多爲正得少爲負凡以正乘者同名不變異名則變

凡以負乘者異名不變同名則變正負交變必視其異形同實之件相權而互齊之斯隱詭糅錯之數皆見蓋其理近於方程而其用可以該商功句股之變簡以御繁易以知難者焉自唐王孝通緝古算經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已寓其術厥後欒城李氏大申明之著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至明而失其傳遂有顧氏測圓釋術之編出不達敬齋所立天元一細草盡舉而刪去妄哉西人人中國見此法取而更修之謂之借根方然彼或譯言東來法未嘗泯其得自中國也但借根方不復因天元以取定法又開方不用古從廉負隅益積翻積諸式於是有數無法煩亂而不可究非本少廣之意矣廣森備官翰林與窺中秘得見王秦李三家之書覃思研究通其義類試諸籌計得草若干顧今人謬習於開諸乘方之法苦其方廉稠疊而莫明其方

廉之所由生宣城梅氏少廣拾遺亦但有平方立方廉隅圖至三乘方以上則云不能爲圖愚謂物之形體平方立方盡之矣特平冪立積之不可知者乃借諸乘方以求之本有其數而無其形將圖其有形者則冪不可以爲邊積不可以爲冪將於其無形者而假圖以明其數則冪積即可變爲邊諸乘皆可變爲平方也輒構諸乘方廉隅圖書首

文集

戴氏遺書總序

東原先生姓戴氏諱震徽州休寧人也學於古訓言行可法以薦爲四庫全書纂修賜庶吉士春秋五十有五乾隆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凡所著文章經義若干卷叔父農部公先生之昏因也綴而刊之廣森常聞先生緒論又感先生崇闡漢儒而

不終其志以沒乃爲序曰緬維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睽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注縱橫異說別軋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辭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詰歷黃序而僅

存月采豐刑邁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錄目四七爲尙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序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衿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鴛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鐫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

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旣
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縶未縣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懸舞甬五
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眞單于賄
漢之銘何嘗盡僞謚鑑之所畫纘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
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
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履色從裳次分於纘繡周壇
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璫飾丹鷄之祝等威昭焉
文質備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
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
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
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
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

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
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曰
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
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
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闌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
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間於
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
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考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
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
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
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其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
上協詩騷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

先生文集尚有

轉語二十章及六書論三卷自序此二種遺棄未見於是辨韻之餘流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娥臺訪女近竊窕之遺聲湘水搴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覈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綫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厯考二卷厯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卽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縣褫崑渤今流條其絡脈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

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何湯旣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遊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祓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玄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儻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

附錄

姚姬傳曰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君及君兄戶部之

子廣林時廣森才十七歲

姚鼐孔信夫墓誌銘

又曰撫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撫約顧不自足作

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

姚鼐儀鄭堂記

阮伯元曰大戴禮記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

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盧

紹弓相繼校訂蹊逕漸闢纂軒乃博稽羣書參會眾說爲注十

三卷使二千餘年之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

阮元

大戴禮記補注序

又曰纂軒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可謂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

聖人

阮元春秋公羊通義序

孔靜吾曰先生卒前數夕語其弟廣廉曰生平所述詎逮古人

公羊一編差堪自信貌孤成立尙不可知千秋之託將在吾弟

孔廣廉公羊春秋通義敘略

陳卓人曰孔氏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

陳立公羊義疏

孫淵如曰余在江淮閒友人汪容甫出纂軒駢體文相示歎爲

絕手

孫星衍儀鄭堂駢儷文序

纂軒家學

孔先生廣廉

孔廣廉字靜吾纂軒先生弟出爲季父繼涑後纂軒遺書纂輯

寫定率出先生手有校栞公羊春秋通義敘略一篇其禮學后

言經學后言少廣正負術駢儷文則以屬之纂軒子昭虔者也

參纂軒所著書

孔先生昭虔

孔昭虔字荃溪纂軒先生子嘉慶辛酉進士由編修歷官貴州布政使著有鏡虹吟室遺集阮文達稱其能以詞章世其家學

參阮元小
滄浪筆談

聶軒弟子

朱先生文翰

朱文翰字屏滋號滄湄歙縣人聶軒先生之甥乾隆庚戌進士
刑部主事官至浙江溫處道著有退思粗訂彙參退思粗訂彙
聶軒所著書
文集

論墓誌不書妾例書金石要例後

姚江黃氏輯金石要例爲潘王二家拾殘補闕頗多所發明惟
妾不書例一條歷引舊文爲證予以人情事變揆之乃知定法
之不可盡拘而其言亦未能盡善無弊也古人立言原有微意
寓乎其閒而使人得之於言外於是乎文成而法立要未可鑿
而求之據言外之意以爲一定之法古者有世祿是以有世廟

有世家於是乎重宗法重宗子宗子重故嫡庶之辨嚴唐去古
未遠雖宗法無存而特重官爵門閥唐太宗詔諸臣撰氏族志
以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其次有爵爲卿大夫世世不絕
謂之門戶按此則唐時不重宗法而重世家或亦維持宗法之
微意而嫡庶之辨初無明文其時之載筆銘幽以信今而傳後
者意未可知也昌黎誌李郝云夫人崔氏七男三女郝某官其
嫡激某官夫郝庶子也而以齒則居序之長又有爵於朝故表
而出之以長故書或亦以爵故書也激爲嫡子而初非止書此
一嫡不及他人則亦以其官故書也冠之以夫人崔氏者妾不
勝書故統于妻也其誌鄭羣云其餘男幾人女幾人者蓋于初
後兩娶旣書其爲韋出李出而妾之氏族半出單微要難具考
且或不止一妾則又難具書是以該以省文不復一一詳其所

出要以著韋李之爲華胄餘皆非其比而已此則重門閥之微
意皆所謂文成法立不可以例拘者也金石文字義貴謹嚴元
明以來誌墓之文多以嫡庶並列將疑於徇俗而變法要知母
以子貴亦是經義而偶然一代一家之文亦初非一成而遂不
可以略變自其謹嚴者論之則書子不書女或書子不書孫或
書子而不及其母且有不書其妻者則以女可統于男也孫可
統于子也母可統于父也妻可統于夫也皆古法也乃若所書
則亦有泛濫而莫可究詰者如因其立碑求文則孫亦書矣外
孫至四十九人之多則外孫亦書矣壻之祖若父或爲勳貴則
女之所適亦書矣女再適皆達宦則女之先後兩適亦書矣此
皆前賢所撰載于例中者而欲據以爲例則其誰適從耶夫宗
法誠不能復矣親親之意又寢衰矣愚謂有志於世教人心者

不在於求宗法而在於重宗誼不在于辨嫡庶而在于維骨肉
不在於摹仿古人而在于善體其言因得其所以言世人諛墓
之文崇飾虛浮連篇累牘幾無一真切語而於遺孤孽子或反
至拘拘于古人無例之例作軒輊之深文曰吾重嫡子也遵古
法也嗚呼吾恐家庭骨肉之間動分門戶而嫡庶紛爭同室操
戈之變有時亦由此而起不可不深長思也孔子作春秋而歎
息曰知我罪我是春秋之微意雖孔子亦不能自言之也自創
而言例而後之說春秋者鑿鑿求之遂覺孔子以一布衣日日
操數寸之簡以進退夫王侯卿大夫士殆不盡然也然則以例
言春秋而春秋之義愈微以例言金石而金石之法亦愈弊也

重宗重嫡論再書金石要例後

嫡庶之分何以重以宗子重也古有大宗有小宗以繼禰而論

則嫡出之長子爲宗故班固有四宗之說以爲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說按之于禮小宗以五世爲率之法雖有不合而老泉蘇氏卽主其說自定爲宗法得隨近相宗之義蓋一世有一嫡長子卽各有一宗子宗以子爲定不必計其父之爲嫡與否卽不予以宗之名而已自有宗之實以此推之宗子之後有宗支庶之後亦各有宗通乎世世可也世世各以嫡子爲宗而更壹以禮經爲法以云理財治生則凡共禰之兄弟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一世有一宗相維相繫不至於貧富縣絕秦越異視是宗法愈密而治生保庶敦宗睦族之道亦寓乎其間甚盛事也然則一宗子也而一家之欣戚安危係焉故宗子甚重而凡世爵世祿暨後世一切蔭敘恩榮之典皆必以宗子承之如無宗子義當及孫或無孫而後以嫡次不以

庶長也妾媵所出爲庶子非宗子之比而亦非凡嫡子之比也但近古之世與往古又自不同古之妾媵皆以妻之娣姪爲之不必皆出于微賤迨後古法不行因有買妾卜姓之事不復取之妻黨于是凡所謂妾者不以其子係重輕而僅于其身分貴賤是則重嫡初非以重宗而所謂重嫡者亦徒有其名而亡其義或反階之以致禍者有之矣是知有世祿世家而後有宗法有宗法而後重宗子重宗子而後嫡庶之辨嚴嫡庶嚴而後妻妾之貴賤以判昔者魯之成風氏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稱爲夫人哀公庶子荊之母嬖將立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以荊爲太子卒立之前明洪武中有都指揮爲次妻請封禮臣任昂卽據此二義駁之且言古者夫人歿使貴妾攝內事不得稱夫人爲庶子而貴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以竝

嫡是說也似不免于迂且論臣道而引古國君之事爲證亦嫌于僭但其時天下甫定正論功行賞頒爵封土之時則夫引經據古以申明嫡庶之辨乃禮臣之專責不得已于言者也古所謂母以妾爲妻者懼其匹嫡也匹嫡則奪嫡奪嫡則宗紊宗紊則世爵世祿因之而亡世爵祿亡則君子之澤因之而斬誠不可不慮也若夫母以子貴則又公羊氏之言也經義也春秋以來殆難以更僕數近如晉裴秀之母系出于微賤嫡母宣氏不爲之禮嘗使進饌於客客爲之起母曰微賤如此而客爲之起當爲小兒故也又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嘗謂顗曰我屈節爲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悚然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此皆母以子貴之說也然則宗法雖未能復而有能敦宗睦族之人則可陳經義援古法以

嚴嫡庶之辨苟非其人則幸毋執咫聞偏見妄爲人區分門戶以啟骨肉乖離之漸也

答客問服制

先外祖孔止堂先生嘗攷核喪服旣著其紀復爲之表以便覽觀至爲精密其義蹟文繁釋卷後殊難省記壬子歲予客楚中適有以喪服疑義相質者予語焉而未能詳歸而檢諸故籍著是篇以寄之間爲人後而承重者爲所後之慈母其服何若曰此等服制律令無明文凡孫爲庶祖母之慈養已者則服齊衰不杖期又嫡孫眾孫爲庶祖母則服小功五个月以上二條乃乾隆四十年禮部議從江西按察使歐陽永琦之請增爲定制永琦復建言將嫡孫眾孫之婦服及庶祖母爲嫡孫眾孫嫡孫婦眾孫婦之報服咨請申明載入服制圖經禮官題駁略云按禮

載妾母不世祭故庶母服制止及子而不及孫若必概增與本宗漫無區別揆之情分轉多未協應毋庸議又乾隆二十九年闕里聖廟九品官孔傳贊生祖母田卒其祖父嫡祖母皆沒疑當承重衍聖公特咨請吏部部覆云爲祖母承重專指嫡長孫而言庶子爲生母服斬衰自有專條今孔傳贊之父係應爲田氏服斬衰三年者既早亡故孔傳贊係田氏長孫可代父服斬衰三年據此則雖有代父服斬衰之條而竟謂之承重則不可也夫孫爲庶祖母成服既經部議續增矣養子爲慈母成服斬衰三年載在禮經著於大清會典考其所由本名義服義服者禮所本無特以義起義之所在恩之所在也至于養子之子于義已無可援況養子之嗣子則于恩尤不相屬獨是身爲人後重在承祧而慈母如母又難漠視今權之于正服降服加服之

間參之以上殺下殺旁殺之意若如孔氏之代服斬衰則太過僅如孫爲庶祖母之服小功則不及揆情度理擬諸孫爲庶祖母之慈養已者服齊衰不杖期爲宜雖然此書生臆說耳旣未經申請于朝頒行海內且按之禮官舊議亦未便紛紛議增如猝值其變則參以心喪之義斟酌處之可也問爲人後而承重者爲所後之祖父母曾高祖父母服與本宗同否曰斬衰三年載之于經會典並同問祖父在堂承重者爲祖母何服曰服齊衰杖期律文無會典有問爲慈母服三年有官者去官守制否曰慈母之服禮經與會典同服係斬衰安得不丁艱守制若在古人則期功之喪皆去官矣嗚呼厚矣哉

鄭軒交游

翁先生方綱

別爲蘇齋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嚴先生長明

別見蘭泉學案

程先生晉芳

別見大興二朱學案

畢先生沅

別見蘭泉學案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洪先生榜

別見東原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終



